

轶闻掌故

海陵旧话

《淮海英灵集》征诗通州(上)

□徐继康



阮元画像及其《淮海英灵集》序文

如果说阮元是清代福气最好的官员,估计没人反对。二十六岁就中了二甲第三名进士,从翰林院编修开始,历官各地,屡任要职,一直做到体仁阁大学士,加太子太保、太傅衔。又得享高寿,活了八十六岁。深受乾隆、嘉庆、道光皇帝的赏识,他去世后,道光甚至给出了“极三朝之宠遇,为一代之完人”的评价。“三朝阁老、九省疆臣”,这样的称谓可不是一般臣子敢随便说的。在儒林,阮元同样也享有崇高的地位,被尊为“一代文宗”。《清史稿》说他“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,主持风会数十年,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”,完全是写实之笔。

阮元一生编书撰述不辍,著作三十余种,其中有一部《淮海英灵集》,影响很大。

编选这部书时,阮元只有三十三岁。乾隆六十年(1795)八月,他由山东学政奉命移任浙江,于冬月抵赴杭州。在迎娶孔璐华为继室后的短短数月,也就是嘉庆元年(1796)正月,他就开始征刻《淮海英灵集》,直至嘉庆三年八月撰序付梓,雕版发行,忙了整整三年。阮元热衷于编选地方诗歌总集,如《两浙輶轩录》《江苏诗征》等等,《淮海英灵集》是开山之作,他对这本书,可以说倾注了巨大心力。《淮海英灵集》一共二十二卷,收录诗人八百六十五位,收诗近三千首。阮元编此书的目的为“存一地之诗”,这个地,就是他的家乡扬州。

按照当时的区域划分,乾嘉年间的扬州府包括江都、甘泉、扬子、兴化、宝应、东台六县以及高邮、泰州二州。但在阮元的概念中,家乡的文化版图还包括了通州。他在《凡例》中的第一条就特地声明:“通州、如皋、泰兴旧隶扬州,今录诗托始国初,故未便区别畛域,同为登载。”七十年前的雍正二年(1724年),通州升为直隶州,隶属于江苏布政使司,领泰兴、如皋两县,早已脱离了扬州的管辖。但《淮海英灵集》录诗始自清初,而那时通州确为扬州属地。所以在阮元的心目中,扬州不仅仅包括所辖八属,还包括了通州四邑(通州、如皋、

泰兴、海门)。这十二邑之地,即所谓“淮海”是也。

阮元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编纂一部家乡诗集,一直机缘不巧,这次视学浙江,方才有了空闲,又与家乡很近,用他自己的话说“桑梓非遥,征访较易”。很快,理想就付诸实施。他除了聘请陈焯、赵蕙菜、陈文述、端木国瑚、焦循、阮鸿为编辑外,还在扬州各邑邀请了不少文友加盟,帮助征集采访本地之诗,如仪征的团维塘、李斗,江都的叶文光,甘泉的黄洙、焦循、李钟泗、黄文暘、江藩,高邮的王引之,宝应的刘台拱、刘台斗,兴化的黄骅,泰州的陈燮,等等,都是些饱学之士,其中不乏著名学者。对于通州的征访,阮元也邀请了两个人,一个是通州的刘仙培,一个是泰兴的季尔庆。

刘仙培是吕四场人,他名椿龄,字华荫,仙培是其号。刘氏家族以漕运起家,置船从事海运和盐业,富甲通州,邑人以“刘百万”呼之。从其祖辈开始,就乐善好施,有仁者风范,诸如捐资修桥、放粮赈灾、焚券销债等义行不胜枚举,因而多次受到州府及朝廷的旌表。多年后,张謇在《民国南通县图志·杂传》中还高度赞誉“清二百数十年,吕四之旧族雄于资者,首推刘氏,数以财拯济乡人,吕四至今犹艳称之”,又在为刘旭初(刘椿龄四世孙)的《刘君墓碣》中写道:“有清乾嘉之世,淮南北盐业之盛冠一国,而扬州所谓八大商者尤有名,南通吕四刘椿龄其一也。”此外,刘氏以文学治行闻于当时,尤以藏书闻名海内,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记载:“淮南藏书,以吕四刘氏为最。”刘椿龄还热心乡梓文化,吕四文庙即由他创建。

刘椿龄候选部郎,人称“仙培郎中”。他业鹺淮上,坐客常满。《崇川咫闻录》记载通州名士钱绂晚年依之而居,刘椿龄曾“别筑一室,从之学诗”,但他并不以诗鸣,至今也未见有诗文集传世,唯一可见的是为冯云鹏《红雪词》所题的一首七律,诗云:

金石辞章迥不群,又添艳曲写情文。青衫蜜意裁黄绢,红雪齐声

遏白云。满耳笙箫徐典乐,一帘风月杜司勋。草堂半晦联晨夕,飘得仙音海上闻。

诗写得四平八稳,不算差,但也不惊艳。为什么阮元选中他来负责通州征诗呢?不外乎三点:一是刘氏交游遍江淮,有很强的号召力;二是刘氏家藏甚富,乡先辈的著述肯定不会少;三是刘氏长袖善舞,办事能力很强。

关于他的藏书,李斗许为淮南第一,无须赘言。他的交游,现存资料虽不多,仅从李渔衫一首《上巳日仙培招同绮楼、云客东皋修楔饮印渚北行,余欲往未果,寻印渚以诗见寄,次韵奉酬》就可知一二,这诗中的绮楼即钱绂、云客即乔晋、印渚即胡长龄,再加上李渔衫,都是当地最负盛名的诗人。窥一斑知全豹,刘椿龄与通州诗坛的关系可谓盘根错节。再说能力,这应该他最擅长的地方,仅举一例,就知道刘椿龄的过人之处了,比如他选了两个好女婿:长婿冯云鹄,嘉庆十六年进士,官滋阳、阜县知县与胶州知府,他博学好古,与其兄冯云鹏合辑《金石索》等;小女嫁徐宗干,嘉庆二十五年进士,累官山东曲阜知县、济宁直隶州知州、福建巡抚、闽浙总督,是清中晚期的封疆大吏、一品大员。当初选婿时,这二人还仅是个生员,刘椿龄把他们招赘家中读书,后来都中了进士。能识人于未起之时,这绝对是真本领。

徐宗干曾在《古稳步记》记载了婚事经过:“嘉庆壬申年补诸生,先大夫为议姻于吕四场刘仙培岳丈家。”嘉庆壬申即嘉庆十七年,由成步张做媒,刘椿龄的小女儿刘贞保嫁给徐宗干。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,徐宗干赘于刘家。这一天,徐宗干在他的《斯未信斋主人自订年谱》记载:“刘素称殷富,以《十三经注疏》《全唐文》《玉海》诸书为初见礼。”这里有一个细节,刘家的陪嫁品之一,就有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《十三经注疏》,这与当初阮元娶孔璐华时,“压奁只用十三经”,是何等的相似!那《全唐文》,阮元是总阅官。由此可见,阮元对刘椿龄的影响之深。

昔日丁家所的义务消防队

□程太和

丁家所集镇是海安东乡的一个小镇。

众所周知,过去,县以下没有官办的消防机构,民间救火只能依靠义务性质的民间消防组织。民间消防组织属于公益义务性质,参与者一般为当地居民。凡正常参与者,一旦闻知火情,便立即集中,携带器具赶往现场抢救。如遇严冬深夜亦必须起床,如为店伙、雇工者则放下手上工作,店主均予以支持,共同维护这一公益义务活动。经费来源则由义务担任之管理人员向周围店铺、住房募集,以作维修器械和添置新具之用。

民间消防组织所备器械主要为“水龙”。“水龙”系一椭圆形大木桶作外壳,中间有一铜制压水泵,上有一长形圆木,移动时供人抬行,出水时两端供人上下压水,将桶内水向远处或高处喷射。因为过去没有自来水,所以一只“水龙”必须配有多只笆斗,往附近水缸、水井或小河提水,故出动一只“水龙”至少需要十余人,二三十人也不算多,在赶往火灾现场时轮流抬“水龙”。施救时,大劳力在两端压水,体力弱一点的排队递水。“水龙”的辅助设备还有拉钩、油葫芦灯等。拉钩以粗毛竹为杆,前端装一大铁钩,遇连排屋着火、无法抢救时,及时拉倒已烧之屋,切断火源,防止火势蔓延。如遇夜间起火,必须带油葫芦灯作照明之用,出队时,走在前面者提油葫芦灯引路,油灯后为一敲锣者,一路告警开路并及时提醒后面抬“水龙”者路面有无凹凸。在火灾现场,油葫芦灯则在取水路程中照明,“水龙”放置处因火光冲天无需照明。

旧时乡村无通讯设备,失火后,事主或邻居大多以敲锣方式报警。锣声即命令,凡正常参与者(即“水龙队”会员)闻声必须立刻赶到“水龙”放置处,并以先到者为荣耀。“水龙队”会员完全是自觉行动,无任何报酬。“水龙队”会员在抬着“水龙”奔跑过程中无须详细询问火场地点,只要晓得大致地点即可,因为一到附近便可见到火光,知道者亦会主动带路。

丁家所镇上有两只“水龙”,一只放在河北横街土地祠巷的土地祠隔壁的房子里(今土地祠巷仍在,即原通往丁所大会堂的那条巷子),一只放在河南竖街西头的一家老油坊里。抗战前,丁家所镇上还举行过“水龙喷水赛”(又称“水龙喷水赛会”),比赛场地设在丁家所虹桥小学(今丁所小学前身,原址在丁所集镇河南丁所粮站附近)操场。比赛时,在学校操场竖一高杆,上挂一有圆形洞之木板,凡能用“水龙”喷水射到木板高度,并射中圆洞者为胜者。比赛时,除丁家所镇上两只“水龙”参加比赛外,还邀请了附近的桑周、钱港、油坊头、徐家新庄、堡河口、蒋庄、姚庄等地的“水龙”一起参加比赛。